

蔡骏工作室

caijunstudio

An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wearing a crown and a necklace. She is holding a mask with intricate floral patterns and a tearfu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魔女国

考古学家的“女儿国”探索手记 公子◎著

my adventure in her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魔女国 / 公子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104-0633-1

I. 魔… II. 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4604号

魔女国

作 者: 公 子

责任编辑: 熊 嵩

装帧设计: 韩 磊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633-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蔡骏工作室

caijunstudio



魔女国

考古学家的“女儿国”探索手记 公子◎著

my adventure in her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录

魔国前传	004
魔洞冒险	007
恐虫袭击	021
西辽秘史	027
秘密任务	034
恐怖分子	043
汉朝石碑	057
西辽皇陵	074
女儿国度	092
死绝之地	111
食人恶魔	125
无间魔窟	148
魔国都城	167
魔门启动	185
通天之塔	198
魔国复活	232
最终决战	242



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神奇、谜一样的土地。黄沙遮天蔽日、大漠孤烟直的壮观景象，夕阳下阳关的凄凉、天山的雄伟、昆仑的巍峨……无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秦以前，中原人对西域非常陌生，只有周穆王八骏西游与西王母在昆仑山瑶池相会的传说在中土流传。直到汉朝，为了对抗北方的强敌，汉天子首次派出使者出使西域，使得汉人对西域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之后，汉朝强大的军队击败了匈奴，将西域纳入版图，通过狭长的河西走廊，将西域与中原连为一体。中原著书立传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西域。在《史记》、《汉书》等多部历史书籍中，都记载了西域的历史和风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秦之前对于西域的描述仿佛都是蒙着面纱的楼兰美女，充满了诱惑却看不真切。直到一九八八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一座废墟中，发掘出了一块吐火罗人记述历史的石板，才揭开了这层神秘面纱，秦之前西域的历史终得以清晰地呈现于世人。

传说，在遥远的洪荒年代，统治西域的是一个邪恶的魔国！魔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个女人，号称魔国女王，女王手下的武士和官员也都是女人。大约六千年

前，这些女人从遥远的西边迁徙过来，然后以强大的武力和恐怖魔法，统治着整个西域数百万人民。

虽然这些身为统治者的女人们拥有花一样的娇美面庞，但她们的心却比毒蛇还毒辣，这简直是一个可怕的魔鬼之国。她们横征暴敛，压榨着这里的百姓。更为可怕的是，每年都有无数个西域人被她们抓到魔国的首都魔鬼谷，这些被抓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魔鬼谷。据说，他们都被用来喂养巨大的魔虫了！

在女王的统治下，西域的人民终日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中，他们在恐惧中痛苦呻吟苦苦挣扎，他们热切盼望着英雄的出现，盼望着早日脱离苦海。

转眼三千年过去了，就在魔国的统治越发残暴之时，人们盼望的英雄终于出现了！他来自东方，据说他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英雄带领着他的勇士们，无畏地向魔国发起了进攻！然而在魔国魔女强大的武力和可怕的魔力面前，东方国王惨遭失败！

他的父亲天帝派使者告诫他，要想成功必须去魔女的老家西方，寻找到她们的仇人，联合她们的仇人一起消灭她们。

东方国王拖着疲惫的身躯率领残余的勇士，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跋涉。他们朝着西边走啊走，途经八百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都会有勇士加入到他们这支为消灭邪恶魔女的队伍中来。一年后，他们终于来到位于黑色大湖之畔的女勇者国度。于是，女勇者国度的女王召见了东方国王。

“想不到邪恶的魔女们，竟然在西域建立了巨大的统治基地。我们必须消灭她们，否则整个世界都会被她们毁灭！我将派遣我国的精锐和你们一起前去消灭恶魔！之后，我会将我们的国家迁徙过去，在那里创建一片安宁而祥和的乐土！”

东方国王率领一千名女勇者，一千名沿途诸国的勇士，还有自己麾下的八百名武士，踏上了重返西域的征途。经过整整一年的跋山涉水，只有三分之一的勇士赶在冬季来临前到达了魔国，这些活下来的勇士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了最英勇的战士。

冬季正好是魔女力量最弱的时候，因为她们畏惧寒冷，而西域的严寒，能够让滴下的泪水马上化作冰珠。

在勇士们的激励下，受尽魔女欺压的西域百姓纷纷奋起反抗，投身到了推翻

魔国暴政的战斗中！魔女们施展霹雳魔法，动用食人的魔物，都无法击退这些英勇的战士。经过几番浴血奋战，勇士们终于打到了魔国的老巢魔鬼谷城外！

然而魔鬼谷地易守难攻，勇士们想尽办法也无法攻入，死伤无数。就在这时，天帝又派来使者告诉他们：“魔鬼谷地下有黑龙的血，你们用刀剑劈开大地取出黑龙血，用火点燃，即可攻入魔鬼谷！”

勇士们立即挥刀掘开大地，果然发现黑色的血，他们将黑血装进木桶，用投石机抛入魔鬼谷，再用火箭引燃。刹那间，黑血腾起巨大的火焰和黑烟，火焰将天空照得一片炫亮，升腾的烟雾如同擎天之柱！在黑龙血的燃烧下，魔鬼谷的魔女们终于毁灭在熊熊的烈火之中。

魔国的女王在临死时站在魔鬼谷高高的城墙上，向众人诅咒：“地狱的火焰只能暂时阻止我们统治世界的步伐，它无法毁灭我们魔国。以后每隔一千年，我们都将重新回到大地，直到统治整个世界！哈哈！”

说完，女魔王投身火海，霎时化作一团灰烬。

剿灭魔国的战争结束后，联军解散，各个邦国的勇士陆续回国，将西域留给西域当地人自己统治。

时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这个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历史，又由历史变成传说，再由传说变成神话，人们渐渐地忘记了可怕的魔国，忘记了西域曾经遭遇的苦难。魔鬼谷也如同太阳下的一滴露珠，逐渐消失在沙漠深处。

转眼三千年过去了，公元一九九六年……



我叫朱恒淮，是北京某大学的锅炉工、香港文理大学地质文化历史学教授。或许，你会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但事实就是如此，由不得你不信。

我上学晚，读到初中二年级便退学参了军。退伍后，凭借部队里战斗工兵的特殊身份，加入了一支到内蒙古探险的考古队。那次探险，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人，她就是我现在妻子，当时内蒙古考古队中的实习研究生林白水。那次探险，由于遭受到意外的地质灾害，考古队损失惨重，我和林白水历经磨难，才活着从草原上回到首都。正是有了这次极为险恶的经历，才让我真切地认识到考古不是在游乐园里玩过过山车，不是有惊无险的游戏，而是一种随时可能让你付出生命的冒险！

我曾经看过一部叫《夺宝奇兵》的电影，影片中的男主角印第安纳·琼斯是一个考古教授，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临危不惧，获得无数美女的青睐和投怀送抱。看完后，我在心中大骂那叫斯皮尔伯格的导演是个白痴，发现一件公元前的文物居然如探囊取物那般简单，考古难道真有那么轻松自如吗？

具体来说，考古发掘通常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抢救性发掘，就是某地在修马路、造房子的时候，突然挖到了地下文物之后进行的发掘。于是，一干考古学者闻讯赶来，将现场团团圈住，经过抢救性发掘，说不定就有震惊世界的发现。秦始皇的兵马俑，就是几个咸阳农民随便在地上一挖，就挖出个瓦王爷，也挖出了世界最庞大的地下军阵。当然这也要靠运气的，谁运气好谁就能挖到有价值的古董，而我们考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成了善后的主。

第二种是探索性发掘，这种发掘才能真正考验到考古工作者的学识、勇气和耐心。特洛伊古城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所描述的为争夺美女而两军厮杀的战场，一直被世人认为是诗人的浪漫幻想。但是，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坚信特洛伊遗迹存在于土耳其小亚细亚一带，于是他用了十年时间阅遍欧亚诸多古书，沿着小亚细亚沿海一线搜寻，终于在小亚细亚找到了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遗迹。由此可见，这般探索性的发掘没有过人的勇气、坚强的信念，以及非凡的意志是根本无法办到的。

那次内蒙古的考古经历，也让我对考古这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和林白水回到北京后就相爱了，她没有嫌弃我这个半文盲，我们很快就在林白水的单身宿舍里结了婚。随后我也谋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在她所在的大學里做锅炉工。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加入考古队到各地考古探险，除了赚取外快之外还顺带学习一些考古知识。我聪明好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大學里的教授。随着学识日渐增长，以及考古经历的增多，我在考古界已小有名气。在林白水的鼓励下，我将自己多年来在考古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在考古过程中的重大发现汇编成了一部极有研究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出版后，在中外考古学界影响颇大。一九九零年，香港文理大學授予我地质文化历史学荣誉教授的称号，但我的正式身份还是个锅炉工。

此刻，我正带领一支俄国的考古队来到了敦煌，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找到了西夏藏经洞的故址。

这次野外考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考古，这些俄国学者是专门为了研究和考证西夏历史的。



两宋时期，西夏人居住在我国西部的边境并建立了强大的政权。蒙古兴起后，成吉思汗发兵攻打灵州，病死在征途中，临死之前下令屠尽西夏人。因此，存在了数百年的党项族西夏，一夜之间便从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留下的只有数量不菲的西夏文字和书籍。

西夏文是一种模仿汉字创造出来的方块字，似汉字却又不是汉字。新中国成立前，沙皇俄国的学者们趁中国战乱衰弱之际，掠走了大量西夏文献资料，以至于存于我国本土的西夏文献还不如俄国多。史学界一直有“西夏在中国，研究在俄国”的说法。由于文献的不足，中国学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由俄国人来研究我国西夏的历史了。

对此我一直愤愤不平，看这些俄国佬很不顺眼。可惜为俄国考古队做领队的任务是上级安排的，不然我早就将他们丢在沙漠里自生自灭了。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耍一些小手腕来报复他们。比如，在他们研究的同时，我记录他们大量的文字和历史资料，打算为将来我们自己的西夏研究提供帮助；甚至在休息时，我给他们讲中国的古老神话故事和灵异恐怖事件，并告诉他们这些在考古挖掘中将时时存在，借此来恐吓他们。

在西夏藏经洞里，考古队打着手电仔细搜索着，我们看到的情景与当地人所说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据当地人说，这里保存了不少西夏的历史典籍。然而我们在这个洞窟中却什么也没发现。壁画、佛像、书籍等一概没有，甚至连被破坏、或者被移走的痕迹都没有。显然，这里原本就是一片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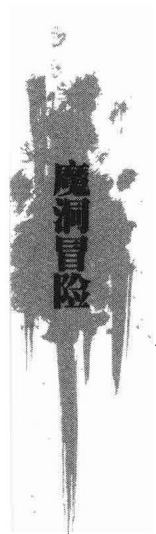
这个洞窟开口极为隐秘，为了找到这个洞我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洞里面阴惨惨的，叫人不寒而栗。我背后的两个俄国佬“叽里咕噜”的，和他们相处了几个月，勉强能够听懂一些俄语，日常对话已无障碍。

“莫洛托夫，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洞很奇怪，好像是埋葬死人的墓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伊万诺夫，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传说在某些中国的墓穴里，有不死僵尸在等候活人的灵魂呢！”

我听了不觉好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讲有关僵尸的故事，是为了吓唬他们。

突然我隐隐听到一丝动静，倏然摆手示意止步，并趴在地上探听，我确实听到了不远处有脚步声传来，于是我低声说道：“有脚步声，而且数量不少！”



“什么？”俄国人的领队朱罗诺夫走过来问道。

他是一个身材肥胖的家伙，平时我都装作发音不准叫他猪猡懦夫。此刻，他声音颤抖地叫道：“难道是僵尸？”

洞窟的人口没有人或动物进来过的痕迹，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数百年处于封闭状态。那会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当然，僵尸也是不可能的。我摇摇头，断然喝道：“胡说，这里哪会有僵尸。抄家伙，见到什么，只管先打一顿！”

我作风粗暴干练，极合俄国佬胃口，此时除了“猪猡懦夫”，一千俄国佬都抡起了考古用的铁锹、鹤嘴锄等，一个个看起来兴奋极了。或许是这次考古身处中国大陆腹地的缘故，一路上实在太过平淡，别说野人猛兽，连只土狗都没有遇到。对于考古人员来说，没有一点风险的探险，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乏味。

我一挥手指挥俄国佬分两边悄悄埋伏在洞窟的拐角处，待那群不明物一出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痛扁一顿再说。大家屏住呼吸，唯恐惊动了敌人，每个人头上都汗涔涔的，攥紧家伙静候待命。

脚步声越来越近，估摸着离我们已经不足十米，正当大家举起家伙准备进攻时，脚步声戛然而止！

莫非被对方发现了？我和一群俄国佬面面相觑，一般在这种状况下，谁也不敢先跳出去。枪打出头鸟，绝对是真理。俄国佬也深谙这点，他们一个个转过脸来盯着我。我暗想，在这种情况下老子才不去送死！

正僵持中，一个东西“骨碌骨碌”沿着沙地滚了过来，大家一看，不约而同地跳开并匍匐在地！

妈的，是颗手雷，却没有爆炸！随即一群黑影向我们冲来，我们赶紧起身抡起家伙准备迎战。突然，在这群黑影中我发现了一个风姿绰约的身影，这个黑影我非常熟悉，那是我老婆林白水！我来不及细想，立即叫了一声：“等等，不要打！”

林白水不是在北京吗？怎么千里迢迢跑到甘肃敦煌来了？难道我认错了？不可能啊，认错谁也不会认错自己老婆啊。我扒开人群快步跑上前，眼前这个身材高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女人，即便她正穿着一身沙漠专业服，我也能马上认出她就是林白水！

“白水，你怎么过来了？”

林白水透过镜片先是欣喜地看着我，然后四下瞟了几眼，说道：“先平息眼前的战争吧，你看都快打起来了。”

我一看，站在林白水身边的是一群美国人，这会儿美、俄两国的考察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一场国际大战一触即发。我赶紧制止道：“不要打，谁先动手谁就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我在这帮俄国佬中还是有些威信的，当然，这个威信却是用拳头打出来的。

大家都已经搞清楚了在这个洞窟里狭路相逢的对手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自己的同类！并且，双方的领队相互认识，于是大家一言不发地收起家伙。

警报解除，我高兴地抱起林白水，她个子虽然高，但偏瘦，我很容易就能把她抱起来了。

林白水哭笑不得，连忙阻止：“这么多人，多不好意思。等等，我让你惊喜一下！”

“你就是最大的惊喜！你怎么来了？”居然还卖关子，我暗暗期待。

“嗯，我是带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探索频道的工作人员过来考察的。”

“我们出去再说吧，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天色不晚，我们索性沿着林白水他们来的方向往外走。

洞外，美国人已经扎好了营寨，并有专人看守。我刚步入营地，一个熟悉而清脆的声音传过来：“爸爸！”

我睁眼去看，却见自己的女儿飞快地奔过来，扑到我的怀里！我女儿文清已经六岁了，身体健康，活泼好动，顽劣至极，林白水根本看管不住，有时文清把林白水惹急了，林白水就会恨恨地抱怨：“你们朱家的种，果然天生凶悍。这丫头这么小就如此厉害，长大还了得？”

此时，看到女儿我格外开心。我一把将女儿抱起来，忍不住去亲女儿的小脸蛋，女儿拼命推开我的脸，叫道：“不要不要，爸爸的胡子像板刷，扎死人了！”

我大笑起来，我的胡须一直很浓密，平常在家倒是可以保持下巴干净，在野外就没那么方便了，索性没有理会。瞧，没过几天便成了大胡子。好在这次考察是在回民区，这里的男人很多都是大胡子，大胡子男人也比较容易取得当地回民的信任，我这也算是入乡随俗了。

我问文清：“你怎么过来了？按说你妈妈不会让你跟来啊。”

文清说道：“妈妈也要带团到西夏考古，我知道爸爸也在西夏，我想爸爸了就偷偷钻进了车后厢，等妈妈发现，我已经到了兰州，她再也不能把我赶走了！”

我回头瞟了一眼林白水，林白水狠狠盯了文清一眼说道：“这丫头我管不着了，她是你们朱家的人，就由你这个爸爸搞定吧！”

林白水看似恨得不得了，其实她对女儿的宠爱比起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人宠爱孩子的方式不同，我把文清当做小大人一般看待，平等相处、爱而不宠，凡事是商议而非顺从。林白水则对女儿娇惯得要命，可以说女儿任性撒泼的坏毛病都是她给惯出来的。如今女儿越来越顽劣，林白水反倒束手无策了。

夜幕降临，我和猪猡儒夫商议后，也在这里安营扎寨。美、俄两国人员泾渭分明，守在各自的营地，互不来往。倒是两边的翻译向导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相互交换食物，谈天论地，其乐融融。

我们一家三口聚在火堆旁边吃喝边玩闹，一个不知趣的美国佬笑嘻嘻地凑过来，用饶舌的汉语说道：“你好，你是林女士的先生吗？”

我素来对美国佬没有什么好感，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美国佬尴尬地笑了笑，林白水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撇嘴骂道：“没礼貌！”然后，她“叽里咕噜”和美国人说了一段洋文，听得我直瞪眼。

文清天资聪明，和美国佬呆了不过一个月，就能将英语听懂个大概，她口译道：“妈妈说爸爸和俄国佬呆久了，性格脾气不免像俄国佬，请道格拉斯原谅爸爸的粗鲁！”

我哭笑不得，反问林白水：“我什么时候变成俄国佬了？”

林白水叹道：“你一直以来就很像！譬如，你为人粗鲁、脾气暴躁，动辄以拳头讲道理，喝白酒如饮开水，还有你这满脸的大胡子，我都觉得你就是俄国佬了！”

我张口结舌，气急败坏，却将林白水奈何不了。于是，我转过头对道格拉斯叫道：“喂，狗拉屎，你来干吗？有事吗？”

道格拉斯说道：“我叫道格拉斯，不是狗拉屎！”

“屁！别欺我不懂英语。道格，在英语里就是狗的意思，拉斯明显就是拉屎。”

林白水哭笑不得，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继而无奈地摇摇头：“你这人啊！”

倒是文清像猴子一样钻到道格拉斯怀里，抱着他的脖子说道：“道格拉斯叔叔是好人，说话有趣对我又好，我的英文就是他教的。还有，他没有爸爸的板刷胡子。”

原来是个没胡子的太监。

文清捏住道格拉斯的鼻子说道：“叔叔，我们去玩吧。对了，叔叔那个手雷打火机呢？”

道格拉斯说道：“今天为了吓唬那些俄国佬，丢到洞里去了。”

“那我们去拣回来吧！”

说着，两人手牵着手离开了。我正欲起身阻拦，林白水按住我，说道：“放心，道格拉斯是个有分寸的人，就让他带文清去玩吧！再说……有些事情小孩子在……不好……”

林白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面颊漾起一片红晕。我的情绪马上被林白水调动起来，我们顺理成章地做了该做的事。毕竟我和林白水都是不到三十的年轻人，而且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

我们刚穿好衣服，道格拉斯便面色惨白地闯过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文清……文清……”

“文清怎么了？”我心里一惊，脸色一变，拽着道格拉斯的衣领大声问道。

“她……”

道格拉斯块头倒是很大，个子足足超过我一个头，却是个发酵的面包，大而无力。被我一拧便动弹不得。他吓坏了，说话越发结巴起来：“文清……文清……她没事，只是……我……我们在洞里有了惊人的发现！”

林白水提起一盏汽油灯，喝道：“还废话什么，赶快过去看看！”

三个人快步朝洞口走去，道格拉斯一边走一边比比划划地叙述着事情的经过：“哇！文清真是天生的福星！我和她进洞寻找丢掉的手雷打火机，正走着文清突然站住，指着洞窟顶上的一角说道：‘这里有好多虫子啊！’我举起手电筒一看，哇！那个角落密密麻麻爬满了蚂蚁。这是当地特有的蚂蚁，个头有苍蝇那么大，挤在一团好像有什么奇妙的东西吸引住了它们！文清建议我找来了探棒捅捅。你们猜，我一捅发现了什么？”

“不用猜了，就在眼前！”



我已经看到文清小而孤寂身影站在一个人形的东西旁，我拿着汽油灯靠近一看：“蜡尸！”

“蜡尸”是在特殊环境下形成是尸骸，人死后身体脱水，脂肪逐渐腐化后变成蜡状并流出体外，形成类似腊肉一般的尸体。不过“蜡尸”一般在多水的酸性环境中形成，以干燥炎热出名的西部居然发现了“蜡尸”，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这具“蜡尸”狰狞至极，就如把一个人丢进烧沸的铅水中，等整个人都融化了又提起来，极为恶心。文清蹲在“蜡尸”旁边，小手托着腮帮，脸上居然看不到一丝害怕的表情。

我看着文清蹲在“蜡尸”旁，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就问道：“你不怕吗？万一是个僵尸，来捉你怎么办？”

文清“哼”了一声：“若是僵尸，先拉屎丢过去，再不行，放火烧！再不行，逃命吧！”

我目瞪口呆，谁教她的。

林白水狠狠瞪了我一眼，骂道：“都是你平常讲的那些故事害的！”

说着，她蹲下身体仔仔细细检查起蜡尸来，她眼神疑惑地自言自语：“不对，不对，这不是‘蜡尸’，这应该是‘蜜尸’！”

“蜜尸？”

我夺步上前，只见那尸体浑身如同裹在一层蜡里面，已经脱水，但是尸体却没有难闻的尸臭，反而散发出一股奇异的芬芳。我拿出考古锤，小心翼翼地沾了一点尸身表面的黏稠物质，屏住呼吸，细细打量，果真是一种如同蜂蜜的胶状物。我转念一想，说道：“怎么可能，谁会发疯到在蜂蜜里淹死？再说，形成这么一具蜜尸，需要多少吨蜂蜜啊！”

林白水说道：“蜜尸不是意外形成的，而是人工制作，它有着奇特的用途！”

“什么用途？顶多是过去那些无知的愚民搞点祭奠什么的，要是变态点，就做成本乃伊保存。除此之外，我真想不出尸体还能有什么作用！”

“这你就知道了吧！”

林白水争强好胜，向来喜欢在学识上压我一头，此刻不免沾沾自喜：“蜜尸

一般有医药之用，中医里有哪里生病就吃哪个部位滋补的理论。例如：你们男人精力不济，就喜欢啃些牛鞭之类的。不过中医最多只是吃点动物的玩意，可是西夏人就邪门了，他们啊，是哪里生病，就吃人的哪个部分！”

我暗暗窃笑，刚才不是说我貌似粗鲁吗，其实，我是精细至极，我不过小小恭维一下，她狐狸尾巴就翘得老高，但口中冒出来的东西却叫人毛骨悚然，哪有这种邪魔歪道的医疗方式？

林白水继续说道：“在我们看似非常野蛮的举动，对于西夏人来说却平常至极，不过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用来治病的人需要好好加工一番，就是制作蜜尸！传说，制作蜜尸的人一般是十五至十八岁未经人事的少年，沐浴更衣之后，断绝寻常饮食，每日以蜂蜜和蜜水充饥，连续九九八十一天之后，在蜜桶里溺毙，再腌制十年之久，才能成为蜜尸。蜜尸具有非常神奇的功效，传说即使断肢之人，食用蜜尸之后也会如蝎虎一般生出新肢。”

我张口结舌，说道：“若真的这么神通，还不如说就是人参果了。”

文清瞪大眼睛，问道：“妈妈，这是真的吗？正好我掉牙了，不如尝一口！”

这回轮到林白水张口结舌，我却笑道：“无妨，不过夏天的饭放一天都会馊掉，这玩意放了几百年，吃了之后还不拉肚子拉死你！”

“不吃了！”

那道格拉斯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一家三口，羡慕至极，插口问道：“那么，林女士，你说这具蜜尸为何跑到洞窟上头的裂缝中呢？”

林白水说道：“我也在纳闷，蜜尸因制作不易，所以费工费钱，几十年一具，向来是西夏大富大贵的人家才消费得起。据说西夏曾经用蜜尸作为礼物向大宋进贡，可见蜜尸的珍贵，不过宋神宗一见大惊失色把贡品退回，两国差点爆发战争。蜜尸向来只记载于史迹，真物倒从来没有发掘过。虽说蜂蜜具有天然的杀菌作用，但是保存一千多年也是奇迹。蜜尸为什么会在一个洞窟出现呢？”

林白水拿起手中的汽油灯，高高举起，凝视着距离头顶三四米的裂缝，黑洞洞的深处，隐隐约约闪烁着一些金属的光泽。这个藏经洞，果真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这里会是什么遗迹呢？至少收藏蜜尸的地方，不会是普通的场所吧。

林白水冷静地说道：“看来不得不入虎穴了！”

我抬头观察顶上那个裂缝，距离我们三四米高，岩石不是很陡峭。只是目前